

布拉加巧妙地将诗歌和哲学融合在一起。他的诗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哲学思想的“诗化”，但完全是以诗歌方式所实现的“诗化”。认知和神秘，词语和沉默这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赖的两极，便构成了布拉加诗歌中特有的张力。

我向来以为，阅读需要适当的时间、气候、环境和心情。比如，阅读布拉加，就最好在晴朗的夜晚，在看得见星星的地方，在宁静笼罩着世界和心灵的时刻。

倘若能够到村庄那就更好了，村庄有永恒和神秘的源头。瞧，布拉加早就发出了邀约：

孩子，把手放在我的膝上。我想永恒诞生于村庄。这里每个思想也更加沉静，心脏跳动得更加缓慢，仿佛它不在你的胸膛，而在深深的底底。这里，拯救的渴望得到痊愈，倘若你的双足流血，你可以坐在田埂上。瞧，夜幕降临。村庄的心在我们身旁震颤，就像剥下的青草怯怯的气息，就像茅屋檐下飘出的缕缕炊烟，就像小羊羔在高高的坟墓上舞蹈嬉戏。

——《村庄的心》

对于布拉加来说，村庄是根，是基本背景，是灵魂，是凝望世界最好的窗口，同时它还是治愈者和拯救者。这显然同他的出生地和生长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。我们有必要稍稍来了解一下布拉加的人生轨迹。

卢齐安·布拉加(Lucian Blaga, 1895—1961)是罗马尼亚文学史上罕见的集哲学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美学家、外交家、学者于一身的杰出文化人物。他1895年5月9日出生于当时尚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阿尔巴尤利亚市让克勒姆村。父亲是一名乡村东正教牧师，通晓德语，热爱德语文化。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女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布拉加出生后一直保持缄默，直到4岁才开口说话。这极像某种人生隐喻。后来，有人问他为何迟迟不开口说话时，他的回答是害怕说错话。在塞贝希上小学时，他接受的是匈牙利语教育，同时跟着父亲学会了德语，并且很早就开始阅读德文哲学著作。13岁时，布拉加失去了父亲。在此情形下，母亲将他送到布拉索夫，在亲戚约瑟夫·布拉加的监护下，继续上中学。约瑟夫·布拉加写过戏剧理论专著，对布拉加的兴趣培养和人生走向肯定有所影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，为躲避兵役和死神，布拉加进入锡比乌大学攻读神学，1917年毕业后，又紧接着前往维也纳大学专攻哲学，并于192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。一战结束后，布拉加家乡所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回归罗马尼亚。布拉加学成后回到祖国，回到家乡，有一段时间，担任杂志编辑，并为各类刊物撰稿。他最大的愿望是到大学任教，但最初求职未果。1926年，布拉加进入罗马尼亚外交界，先后在罗马尼亚驻华沙、布拉格、里斯本、伯尔尼和维也纳使领馆任职，担任过文化参赞和特命全权公使。他的政治庇护人是声名显赫的罗马尼亚政治家和诗人奥克塔维安·戈加。事实上，戈加同布拉加夫人有亲戚关系，一度担任过罗马尼亚首相，他特别欣赏布拉加的才华，十分愿意重用布拉加，但布拉加的兴致却一直在文化哲学和文学创作上。1936年，布拉加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。1937年，他发表了题为《罗马尼亚乡村礼赞》的演讲辞。1939年，布拉加终于如愿以偿，来到克卢日大学，创办文化哲学教研室，成为文化哲学教授。1948年，因为拒绝表示对当局的支持，布拉加失去教授职务，并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。为谋生计，他不得不当起了图书管理员。1956年，流亡巴黎的罗马尼亚文学史家巴希尔·蒙特亚努和意大利学者、爱明内斯库专家罗莎·德·贡戴提名布拉加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，遭到罗

马尼亚政府抗议。1961年5月6日，布拉加含冤离世，5月9日，就在他生日那天，几位亲友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让克勒姆乡村墓地。走了一大圈，布拉加最终永远回到了乡村。

可以说，对于卢齐安·布拉加，无论在心灵意义上，还是在创作意义上，乡村都既是他的起点，又是他的归宿。童年和少年，在乡村，一边读着文学作品，一边望着田野和天空，视野变得辽阔，和世界的交流也就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兴许是深奥而又神秘的天空的缘故，加上父亲的感染，他几乎在迷恋文学的同时，又迷恋上了神学和哲学。当他从维也纳学成归来时，既带着博士论文，也带着自己的诗稿《光明诗篇》。而他把这些成就统统归功于乡村。他在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时发表的演讲词就以乡村为主题，毫无保留地赞美乡村。他说乡村既是他的生活空间，也是他的精神空间。乡村如同神话空间，有着丰富性、多元性、天然性、自由性、神圣性和无限性。这里宁静、缓慢，适合思想、观察和感受，正是永恒和价值理想的诞生地。罗马尼亚出色的民谣《小羊羔》《工匠马诺莱》，还有多姿多彩的多伊娜民歌都是在乡村孕育而生的。他本人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诗人和哲学家。以乡村为坐标，我们或许更能贴近他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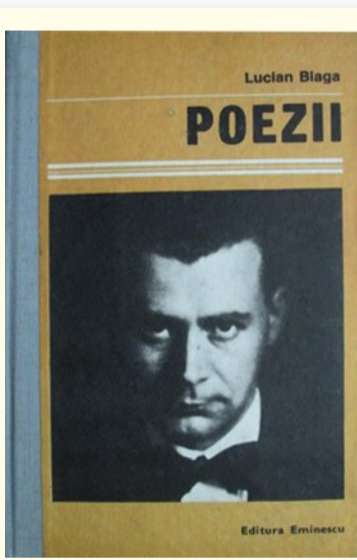
布拉加上大学时开始诗歌写作。1919年，处女诗集《光明诗篇》甫一出版，便受到罗马尼亚文学界瞩目，并获得罗马尼亚科学院大奖。接着，他又先后推出了《先知的脚步》(1921)、《伟大的流逝》(1924)、《睡眠颂歌》(1929)、《分水岭》(1933)、《在思念的庭院》(1938)和《可靠的台阶》(1943)等诗集。后来虽被禁止发表作品，却一直没有停止诗歌写作，即便在最黑暗最困厄的时期，依然怀着童真般的创作热情。能否发表于他已不重要，关键在于写，在于表达，为诗歌，更为内心。在他离世后，他的女儿朵丽尔·布拉加历经艰辛，整理出版了他创作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《火焰之歌》(1945—1957)、《独角



布拉加诗集

「卢齐安·布拉加静默，一如天鹅」

□高兴



兽听见了什么》(1957—1959)、《运送灰烬的帆船》(1959)和《神奇的种子》(1960)四部诗集。除诗歌外，他还创作出版了《工匠马诺莱》(1927)、《诺亚方舟》(1944)等八部剧本，以及大量的哲学和理论著作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文化哲学四部曲《认识论》(1943)、《文化论》(1944)、《价值论》(1946)和身后出版的《宇宙论》(1983)。在布拉加的所有成就中，他的诗歌成就最为人津津乐道。

在罗马尼亚，人们也处处能听到他的诗歌声音，感受到他的不朽存在。那是2001年5月，我应邀来到罗马尼亚北方重镇克卢日，参加卢齐安·布拉加诗歌节，还有幸见到了布拉加的女儿朵丽

尔。朵丽尔听说我翻译了不少布拉加诗歌时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克卢日是一座异常整洁和安静的城市，布拉加曾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。

在克卢日国家剧院的门前，我看到了布拉加的雕像，大得超乎想象，如一个巨人。他低着头，望着地面，像在沉思，又像在探寻，栩栩如生的诗人哲学家的形象。我不由得想，无论作为诗人，还是哲学家，宇宙的奥妙都始终是布拉加的内心动力和写作灵感。

我不践踏世界的美妙花冠，也不用思想扼杀我在道路上、花丛中、眼睛里、嘴唇上或墓地旁遇见的形形色色的秘密。他人的光窒息了隐藏在黑暗深处的未被揭示的魔力，而我，我却用光扩展世界的奥妙——恰似月亮用洁白的光芒颤悠悠地增加而不是缩小夜的神秘。就这样带着面对神圣奥妙的深深的战栗，我丰富了黑暗的天际，在我的眼里所有未被理喻的事物变得更加神奇——因为花朵、眼睛、嘴唇和坟墓我都爱。——《我不践踏世界的美妙花冠》一颗谦卑的心灵，面对奇妙的世



卢齐安·布拉加

界，充满了爱和敬畏，这是布拉加的姿态。在他的沉思和探寻中，我听到了神性的轻声呼唤。那神性既在无限的宇宙，也在无限的心灵。

在罗马尼亚人的眼里，布拉加就是这么一个谦卑而又伟大的文化巨人。每年的5月9日，在布拉加的诞辰日，无数罗马尼亚作家、诗人和学者都会从各地赶到克卢日，以研讨和朗诵的形式，纪念这位诗人和哲学家。

当诗人同时又是哲学家时，往往会有一种危险：他的诗作很容易成为某种图解，很容易充满说教。布拉加对此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和警惕。他明白诗歌处理现实的方式不同于哲学处理现实的方式。“哲学意图成为启示，可最终却变成创作。诗歌渴望成为创作，但最后却变成启示。哲学抱负极大，却实现较少。诗歌意图谦卑，但成果超越。”他曾不无风趣地写道，但诗歌和哲学又不是截然对立的，它们完全有可能相互补充，相互增益。布拉加就巧妙地将诗歌和哲学融合在了一起。这简直就是感性和理性的妥协和互补。他的诗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哲学思想的“诗化”，但完全是以诗歌方式所实现的“诗化”。他认为宇宙和存在是一座硕大无比的仓库，储存着无穷无尽的神秘莫测而又富于启示的征象和符号，世界的奥妙正在于此。哲学的任务是逐步地揭开神秘的面纱。而诗歌的使命则是不断地扩大神秘，聆听神秘。于是，认知和神秘，词语和

诗歌秘密：“人们说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。不错！但诗歌同时又是一种无言的艺术。确实，沉默在诗歌中应当处处出现，犹如死亡在生命中时时存在一样。”也正因此如此，布拉加给自己描绘了这样一幅自画像：

卢齐安·布拉加静默，一如天鹅。在他的祖国，宇宙之雪替代词语。他的灵魂时刻都在寻找，默默地、持久地寻找，一直寻找最遥远的疆界。

——《自画像》

虽然诗人“静默，一如天鹅”，但他的心却怀着认知的渴望，始终在“默默地、持久地寻找，/一直寻找最遥远的边界”。这其实也是布拉加一生的寻找和追求，他坚信，诗人之路就该是一条不断接近源泉的路。或者，换言之，他给诗歌下的定义之一是：“一道被驯服的涌泉”。

罗马尼亚文学史家罗穆尔·蒙泰亚努说得更加明白：“无论从高处看，还是从低处看，无论向里看，还是往外看，世界对于卢齐安·布拉加都好似一本有待解读的巨大的书，好似一片有待破译的充满各色符号的无垠的原野”，因此，布拉加总是努力地“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”，“将一个代码转换成另一个代码”，同样因此，在布拉加看来，“任何书都是种被征服的病”。蒙泰亚努认为，有三种诗人：一种诗人创作诗歌，另一种诗人制作诗歌，还有一种诗人秘密化诗歌。而布拉加无疑属于最后一种诗人。

没错，布拉加的诗歌总是散发出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。他坚信，万物均具有某种意味，均为某种征兆。诗人同世界的默契是：既要努力去发现世界隐藏的奥妙，又要通过诗歌去保护和扩展世界的奥秘。在他的笔下，“光明”象征生命和透明，“黑暗”象征朦胧和宁静，“花冠”象征存在，“风”代表摧毁者或预言者，“水”象征纯洁，有时也象征流逝，“黑色的水”象征死亡，“血”是液体的存在，象征着生命、祖传、活力、奉献和牺牲，“泪”意味着忧伤、温柔、回忆、思念和释放，“大地”确保人类存在的两面：精神和物质，本质和形式，持续和流逝，词语和沉默……“雨”则是忧郁和悲伤的源泉。而当“雨”变成“泪一般流淌不息的雨滴”时，就已然成为忧郁本身了：

流浪的风擦着窗上冷冰冰的泪。雨在飘落。莫名的惆怅阵阵袭来，但所有我感到的痛苦不在心田，不在胸膛，而在那流淌不息的雨滴里。嫁接在我生命中的无垠的世界用秋天和秋天的夜晚伤口般刺痛着我。白云晃着丰满的乳房向山中飞去。而雨在飘落。

——《忧郁》

需要强调的是，在布拉加的诗歌中，这些意味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有时也会随着心境、语境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。

布拉加的诗歌还明显地带有一丝表现主义色彩：注重表现内心情感，激情、伤感，充满灵魂意识，力图呈现永恒，讴歌乡村，排斥城市，向往宁静和从容。但不同于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，他的诗歌神秘却又透明，基本上没有有荒诞、扭曲、变形和阴沉，语调有时甚至是欢欣的，时常还有纯真和唯美的韵味。他不少诗歌中对美的敏感和迷恋就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比如那组《美丽女孩四行诗》：

一个美丽女孩

是一扇朝向天堂敞开的窗户。有时，梦比真理更加真实。

一个美丽女孩是填满模具的陶土，即将完成，呈现于台阶，那里，传奇正在等候。

多么的纯洁，一个女孩投向光中的影子！纯洁，犹如虚无，世上惟一无限的事物。……

作为哲学家—诗人，布拉加的目光敏锐而深邃。他很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，然后再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。短诗《三种面孔》就生动地道出了人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特质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预言了他自己的命运：

儿童欢笑：“我的智慧和爱是游戏！”青年歌唱：“我的游戏和智慧是爱！”老人沉默：“我的爱和游戏是智慧！”

在最后的十余年里，布拉加真的沉默了，尽管那时，他在哲学、诗歌、美学、戏剧等诸多领域都已作出非凡的成就。失去了讲坛，失去了言说和发表的权利，失去了同读者交流的平台，他只能“像天鹅一样地静默了”。事实上，他并没有完全静默。据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阿莱克斯·斯特凡内斯库描述，在最后的岁月里，他依然在写诗稿，在翻译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在整理和编辑自己的作品。一个坚信永恒价值的哲人和诗人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呢？！面对艰难，面对困厄，他似乎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：

不容易的还有那歌声。昼与夜——世上的一切都不容易：露是通宵歌唱的夜莺因疲劳而流下的汗。

——《四行诗》

但作为诗人，布拉加明白，他“属于独立的民族”，属于将言说和沉默融为一体的异类，诗人的使命就是要“效忠于一门早已失传的语言”：

不要惊奇。诗人，所有的诗人属于独立的民族，绵延不断，永不分离。言说时，他们沉默。千百年来，生死交替。

歌唱着，依然效忠于一门早已失传的语言。

深深地，通过那些生生不息的种子，他们常常来来往往，在心的道路上。面对音和词，他们会疏远，会竞争。而没有说出的一切同样会让他们如此。

他们沉默，如露水。如种子。如云朵。如田野下流动的溪水，他们沉默着，随后，伴随着夜莺的歌声，他们又变成森林中的源泉，淙淙作响的源泉。

——《诗人》

让我们感到宽慰的是，布拉加逝世几年后，尤其在1965年后，他为罗马尼亚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得到公认。禁令废除，他的作品再度出现在罗马尼亚公众视野。罗马尼亚文学评论家们开始阅读和研讨布拉加诗歌，并纷纷给予高度的评价。文学评论家米·扎奇乌称赞道：“继爱明内斯库之后，罗马尼亚诗歌在揭示大自然和宇宙奥秘方面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广度，卢齐安·布拉加的贡献是任何两次大战之间的诗人无法比拟的。”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、文学评论家欧金·西蒙斯断言：“没有任何一个两次大战间的诗人对后世有着像卢齐安·布拉加那样重大的影响。”确实，在斯特内斯库、索雷斯库和布兰迪亚娜等罗马尼亚当代最优秀的诗人身上，我们都能看到布拉加的影子。瞧，诗人布拉加曾经沉默，随后，真的“又变成森林中的源泉，淙淙作响的源泉”。



布拉加雕像